

丹心录（上）

俊汉子

腊七腊八，冻死寒鸭儿！

厚积数尺，一望无垠的雪地上，有一道既长又远，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沟，那是轮痕！

在这轮痕的两旁，有两行同样的，同道远，一直延伸到天际的椭圆形轮痕印，那是脚印！

顺着这条轮痕，脚印往远处看，往上看，可以很快地看见雪地上有个人推着一辆小车，那是北方特有的独轮小车，这种车，北方人管它叫独轮车。

推车的，是个汉子，他穿着一身袍子，下摆塞在腰里，裤腿扎得紧紧的，一颗脑袋被一顶棉帽包住了。顶着刺骨，刀儿一般的寒风，弯着腰，吃力地推着那轮车，缓慢地往前走！小车的左边，躺着那么一堆！那是个人。

那个人穿的挺不错，缎子的，但却是件夹袍，抱着头，蜷着腿，缩成了一堆，难怪，大腊月里穿夹袍，当然他冻得慌，冷到骨头里。

小车的右边，放着一个长长的包裹，那是行囊。

这辆车，两个人，是够怪的，谁在这时候赶路，大半是赶回家过年的，可是这时候赶回家过年，不是坐轿就是雇马车，谁坐这短命的小独轮车喝西北风？

你不瞧，这车上，人身上，都带着雪？

到了！那是座宏伟，雄壮的城地，那既厚又重的两扇巨大的铁门，半掩着，城门口站着两队执枪持兵刃的旗勇，由两名挎刀武官带领着，在那儿一个个地检查进出的人。

瞧上去官威慑人，戒备森严，能吓得人打哆嗦！

其实，这时候行人稀少得可怜，谁在这时候进出城门？尤其是那些官老爷查得那么严？

城门左边，另站着两名身穿长袍，眼神十足，腰里鼓鼓的中年汉子，瞧打扮，不像官，可是那两名武官对这两人挺和气，很恭谨，每查个人后，总得哈腰向他两位请示一句，等他两位点了头，摆了手，那些旗勇才放人进城！

轮到这辆车了，推车的打拱作揖直哈腰，本来是，那年头百姓畏官如虎，谁敢不恭维客气？

一名武官冷冰冰，大刺刺地官式盘问一番，推车的对答十分稳当，妥帖，那名武官点了点头，回身刚要哈腰请示，两名便衣汉子中一名，一个箭步到了车旁，探手抓向车旁抱着头蜷着腿的那位，口中那么一声：

“关……”

下面的话尚未出口，那位露了脸，令人摇头，他衣着挺气派，长得却令人不敢恭维，像个吃卖力饭的！

那汉子眉锋一皱，缩回了手，道：“推车的，进城！”推车的千恩万谢，匆忙地推着车进了城门，身后，城门口，传来两声谈话。

“等了两天两夜了，怎么还不见影儿，咱们怎么交差？”

“那有什么法子？说不得只好往下等了！”

……

车、进了城，顺着大街往里走，压在石板路上直响！

突然，推车的停下来，一松手，一直腰，笑道：“老哥，起来吧，车归你了！”

车左那位，一骨碌翻身下地，翻着眼，瞪着眼前那位身材颀长的汉子，赔上一脸不安的笑：“客官，您到了？”

那汉子“嗯！”了一声，点了头，笑：“老哥，辛苦你了……”

“辛苦？”坐车的那位叫道：“这段路是您推我……”那汉子截口笑道：“这是我的自愿，我想客串一番，尝尝推车滋味，如今到了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后会有期！”说完了话，伸手抓起车右长行囊，转身就走！

坐车的那位急了，赶前一步招手叫道：“客官，您这身衣裳……”

那汉子没回头，笑道：“归你了，落了店我自会再买！”好快的步履，说话间他已走出了老远！

坐车的那位怔住了……

那汉子顺着大街，东拐西拐，大街上既冷又凄凉，满眼是雪，家家户户上门不见人影。

最后，他停在一家门前，那是家招商客栈，招牌挂得老高，在寒风里直晃，门没关，本来是，做这行买卖哪能关门，门口，吊着一块既厚又重的棉布帘。

进了棉布帘儿里边看，那柜台处，一只大火盆边儿围着好几个人，那是伙计们偷闲烤火！

那柜台里，坐着个身穿棉袍，戴着老花眼镜的灰胡子老头儿，正闭着眼儿在呼噜呼噜地抽水烟袋！

年轻人围在一堆儿，偷闲烤火这是惬意事儿，当然，那一边儿烤火，一边儿还可以聊聊天！

只不知他们在低低议论什么，很神秘，忽地一声，那既宽又厚的棉布帘突然往里一掀，一股小寒风钻了进去，猛一冷寒得连连打冷战，这是谁那么冒失，那么缺德？

那个头儿壮的汉子一瞪眼，刚要骂！

那棉布帘儿又垂下了，那汉子进了门，随手摘了棉帽，那是身材颀长的汉子，看年纪廿多近卅！人长得很标志，长长的眉斜飞入鬓，那一双凤目即黑又亮，很英武，只是肤色嫌有点黝黑！

人家都袖着手，弯着腰，他却腰杆儿挺得笔直，手里还提着一个长长的包裹，不知里面是什么，瞧着沉甸甸的。

那个子壮的汉子到了嘴边的脏话，被这俊汉子那一双既黑又亮，还隐隐慑人的眼神吓了回去，头一低没吭声！

吃客栈里的饭，暮迎南北，朝送东西，店伙见过的人多，眼睛雪亮，也没敢多说，瘦小汉子忙站了起来，迎上去，哈腰一点头，赔上了满脸笑：“您这位爷是……”

那俊汉子未答，反问道：“这儿是……”

这一问要多绝有多绝！

可是那年头儿做生意的却讲究和气两字，瘦小汉子忙道：“这位爷，这儿是客栈，小号两字‘平安’……”

俊汉子笑了，那口牙好白，道：“那我没找错地儿，你该是这儿的小二哥？”

瘦小汉子一连将头点了好几点，忙赔笑说道：“是，是，是，您多照顾……”

俊汉子笑道：“那么，我也没找错人，给我找间干净上房去！”瘦小汉子忙道：“是，是，现成的，您请跟我来！”

说着，他转身带路，往里面行去！

俊汉子转过头来冲那个头儿壮的汉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天寒地冻，要骂人小心冻了舌头！”

转身行向了里边！

那个头儿壮的汉子愣了，等到那俊汉子颀长而潇洒的背影不见，听不到了步履声，那麻脸汉子伸了舌头：“乖乖，好厉害……”

那个头儿壮的汉子冷哼一声站了起来：“是厉害，还他娘的挺扎眼，瞒不过我这双眼，这小子准会武，看见他手里提的包袱么？那八成是口剑！”

麻脸汉子一怔，道：“剑？不会吧，再说，出门儿带口剑也没什么……”

“没什么？”那个头儿壮的汉子冷哼说道：“你他娘的懂什么？这么大冷天，他一个人住客栈，我瞧他就透邪气儿，你在‘北京城’里长大的，地儿熟，人头儿也熟，你瞧见过这小子么？”

那麻脸汉子道：“没有啊，九哥，不过，当然他是外地来的，要不干什么住客栈？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是！”那个头儿壮的汉子冷冷说道：“都过了腊八了，在外头的都赶回家过年了，这小子却由外地儿跑来这人生地不熟的‘北京’城，我看不对劲！”

那麻脸汉子愕然道：“九哥的意思是……？”

那个头儿壮的汉子哼了一声道：“我瞧他八成儿是那到处缉拿的飞……”

麻脸汉子一哆嗦！

那柜台里一直在吸水烟的老掌柜的，突然干咳一声，自言自语地道：“九哥儿，想出这口气却嫌过份，可别给一个出门的外乡人乱扣帽子，那是要人命的！”

那个头儿壮的汉子脸一红，道：“金大叔，我是真瞧他不对劲，您要怕他冤枉，我这就告诉四爷去，请他老人家来瞧瞧！”

说着，不等那老掌柜的说话，便转身掀起棉布帘子出门而去，又一阵寒风，吹得麻脸汉子一哆嗦！

这一阵寒风，也吹灭了老掌柜的火折子，其实，那火折子也快烧没了，他往地上一丢，站了起来……

这客栈，不算大，只有一进后院，可是这院子不小，三面算起来大大小小总有十几间客房！而且，那院子里还种着几株骨干似铁，在寒风雪地里挺立着的老梅，半吐嫩蕊，枝桠压雪，既雅又美！

“梅须让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，这地方好……”那俊汉子含笑轻哼，跟着瘦小的店伙，踩着青石小径上的积雪进了后院，俊汉子目光一扫，立即皱了眉：“小二哥，敢情贵店客人就我一个？”

是不错，这院子里客房都锁着门儿，寂静得不闻一丝人声！瘦小店伙边走边赔笑说道：“是的，爷，出门儿的客人们，都赶回家忙过年去了……”

俊汉子一怔，讶然说道：“小二哥，今儿个是……”

那瘦小店伙道：“爷贵人多忘，今儿初十了，再过十几天就祭灶了！”

俊汉子“哦！”地一声失笑说道：“瞧我把日子都过忘了，可不是，腊八都过了……”

点了点头，接道：“嗯，祭灶，上天言好事，下地保平安，灶王爷难侍候，可要好好地送送他，要不然……”

摇了摇头，住口不言！

但，他刚住口，耳边传来一阵断断续续的呻吟声！

俊汉子一怔停了脚步，道：“小二哥，你听，这是谁？”

那瘦小店伙跟着停了步，凝神一听，随即笑道：“爷，那是东屋里的一位客人……”

俊汉子讶然说道：“你不说客人们都走了么？”

瘦小店伙忙道：“您不知道，这位客人是前三天住进来的，是个要饭的老化子，其实，那不是他住进来的，是我们掌柜的看他饥寒交迫倒躺在路上，把他抬进来的？”

俊汉子“哦”地一声道：“是个要饭化子，他害着病么？”

瘦小店伙道：“自被抬进东屋到今儿就没起过床，也不知道害的是什么病，一张脸好黄，还咯血，一天总要咯个大半碗的！”

俊汉子眉锋微皱，道：“没人请大夫给他看看么？”

瘦小店伙道：“不用请大夫，我们掌柜的年轻的时候，悬壶济世行过医，可是经他看了好几次，买了好几帖药也没好……”

俊汉子道：“怪可怜的！”

瘦小店伙道：“可不是么？这么大年纪，要是有钱的大户人家，早该当老太爷享清福了，可是他却……”

俊汉子道：“小二哥，他年纪挺大么？”

瘦小店伙道：“要以我看，至少也有六十了！”

俊汉子点了点头道：“那的确不小了……”

顿了顿，接道：“小二哥，一个要饭的化子，可付不起店钱哪！”

瘦小店伙摇头说道：“我们掌柜的说了，不但不要他的店钱，而且还打算赶快治好他的病，送他几个再让他走呢！”

俊汉子点头说道：“你们老掌柜的是个难得的老好人。”

瘦小店伙道：“可不是么？碰见苦哈哈的穷朋友，他不但管住而且管吃，这客栈开十几年了，就没有见他挣过一片产业！”

俊汉子道：“那更难得了，就是适才柜台里的那位？”

瘦小店伙点头说道：“那就是我们掌柜的！”

俊汉子道：“他没儿没女么？”

瘦小店伙摇摇头，道：“这么大年纪了，也就他一个人……”

颇为感慨地接道：“这年头儿呀，老天爷不长眼，行善做好事儿，有什么用，到头来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！”

俊汉子目光一凝，忽地笑了，道：“看来，小二哥你也是个难得的好人！”

瘦小店伙方待谦逊，俊汉子已又说道：“小二哥，我住哪一间？”

瘦小店伙这才发现他们在雪地里站了半天，“哦！”地一声，赧笑忙道：“对不起，爷，您请跟我来！”说着，急步向南屋行去！俊汉子向着那唯一未锁的东屋，投过一瞥，然后跟着举步，随在店伙身后走上了长廊！

到了南屋前，瘦小店伙由腰里掏出钥匙打开了锁，然后推开了门，转过脸来笑着说道：“爷，您瞧瞧，中意么？”

俊汉子抬眼一打量，窗明几净，点尘不染，一点头，连声称好地道：“小二哥，我从没住过这么好的客栈，就是这一间了，劳你神，替我打盆热水来，我洗把脸！”

卖瓜的哪有不爱听人说瓜甜，一听夸赞，店伙乐了，眉飞色舞，咧着嘴直笑，说道：“是，爷，我这就去，不瞒您说，我们这家客栈，不敢自吹自

播‘北京城’首屈一指，但在这京畿您就找不到一家比我们这家还好还舒服的……”

说了半天，仍然是最好的！说着，他得意地嘿嘿一笑，哈个腰退着要走！

“小二哥，慢走一步，”俊汉子一招手，把他叫住了，然后由怀里掏出一物，往店伙手里一塞，道：“这个，你拿着，买酒喝！”

店伙只觉手里冰凉，还透着点暖意，手一摊，赫然是一锭雪花花的白银子，他乐了，打心底里乐！

那当然乐，他未必稀罕酒，可是他绝不会不稀罕这雪花花的白银子，手一握，忙躬身道：“谢谢爷赏赐，谢谢爷赏赐，大冷天里，您要不要吃点什么热的，厨房里很方便，您招呼一声……”

本来和气，这一下更殷勤而周到了！这也难怪，这么一大锭银子，够他吃喝玩乐好几个月的，他哪碰见过出手这么大方，阔绰的客人！

瞧吧，以后只要俊汉子有事，只消招呼一声，那必然是关关皆通，马上办到，谁叫它能使鬼推磨！说来说去这是俊汉子会做人！

店伙一句话未说完，俊汉子摆了手，道，“谢谢您，小二哥，我不想吃什么，嗯，对了……”

偏着头，两眼一抬，道：“刚才那壮汉子，你叫他九哥，他是……”

店伙“哦！”地一声道：“您问他呀，他是东城那武术馆里的……”

俊汉子点头笑道：“怪不得个头儿那么壮，原来是……那武术馆是……”

店伙道：“京华，就是京都的京，华夏的华！”

俊汉子点头说道：“好名字，必然是家大武术馆！”

“大喽！”店伙头一扬，瞪了眼，生似那家武术馆是他开的，道：“爷，您不知道，‘北京城’里的这家，是总馆，分支遍及南七北六，十三省里也只有这家武术馆闯得开，单这总馆里，就有十几位武师，个个武艺高强一身好本领，总馆主‘铁掌断魂震八方’宫老英雄，闯荡半世，英名半生，凭一双铁掌，一柄金刀，满腔的豪侠义气，闯荡南七北六一十三省，结交遍天下，到处是朋友……”

俊汉子点了点头，截口说道：“那的确够称得上天下首屈一指的大武馆，铁字号……”双眉微扬，接道：“小二哥，你们刚才谈什么闹飞贼，又是怎么回事儿？”

瘦小店伙一怔直了眼，道：“爷，您听见了？”

俊汉子微微笑道：“只听见那么一句，小二哥，天冷，外面静，话声传得远，咳嗽一声都能传到对街！”

瘦小店伙吓得一哆嗦，压低了嗓门儿，道：“您是刚来？”

俊汉子点了点头道：“刚由‘永定门’进来！”

瘦小店伙满脸悻色地道：“那就难怪您不知道了，爷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内城里的‘康亲王府’，前天夜里闹飞贼，可是这飞贼怪得很，一样珍贵的东西也没拿，却只把王爷的几位福晋跟格格吓病了，这一来王爷大为震怒，把事情交到了九门提督府，着期限破案，可是到今儿个三天了，吃公事饭的爷们满城里搜人，结果一个鬼影子也没瞧见，听说……”

俊汉子双目之中突然闪过两道比电还亮的光芒，飞快地向门外投过一瞥，有意无意地截口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希望‘九门提督’早点拿着那飞贼，要不然不知有多少人要遭殃呢？夜里我也可以睡好觉了！”

瘦小店伙忙道：“说得是……”

俊汉子没让他往下说，当即又道：“小二哥，麻烦你，待会儿替我烧烧炕，另外替我拿个火盆进来，这屋里冷得让人耐不住。”瘦小店伙也是个机灵人，一听这话，就知道该走了，一连应了好几声是，哈着腰，退着出了门儿！

店伙走了，俊汉子转身后，背着手走向后窗，伸手推开了后窗，由内外望，后院墙里，也种着几株老梅！他站在窗前向外望得出了神！

但，倏地，他唇角泛起一丝轻轻笑意，那丝笑意刚泛上唇角，背后，屋门处响起了一声轻咳。

他唇角那丝笑意更浓了，扬了扬眉，道：“是小二哥么？请进来！”

店伙刚走，哪有那么快的！

有一声轻咳，只听屋门处响起个苍老话声：“客官，是老朽！”

俊汉子连忙转过了身，屋门口，站着那手里提着水烟袋的老掌柜的，俊汉子微微一愣，道：“老人家是……”这就有点装了！

老掌柜的赔上一抹轻笑，忙道：“老朽是小号掌柜……”

俊汉子“哦！”地一声举步迎了过去：“原来是掌柜的，快请进，请进！”

说着，侧过了身往里摆了手！

老掌柜的一哈腰，告了个罪走了进来！

俊汉子顺手拉过一把椅子，含笑说道：“掌柜的请坐！”老掌柜的称谢忙道：“坐，坐，您也坐！”

说着，跟俊汉子对面落了座！

坐定，俊汉子笑道：“掌柜的原谅，茶水还没送来……”

“哪儿的话！”老掌柜的忙道：“老朽该请客原谅，小号人手少，也都是笨手笨脚的，往后要有侍候不周的地方，您多包涵！”

俊汉子笑了笑，道：“掌柜的客气，掌柜的屈驾光临，有什么事儿么？”

“没有！没有！”

老掌柜的忙摇头说道：“习惯了，以往小号客人光顾，老朽总是过来看看，出门在外不比家里，老朽过来看看客人们有什么需要！”

俊汉子道：“掌柜的是难得的热心人！”

“好说！”老掌柜的干笑一声，忙道：“应该的，老朽还没有请教……”

“姓关！”俊汉子道：“汉寿亭侯关夫子的关！”

老掌柜的点头说道：“原来是关爷，台甫是……”

“不敢！”俊汉子道：“草字山月！”

老掌柜的微微地沉吟了一下，道：“原来是关山月关爷……”

俊汉子关山月道：“请教！”

“不敢！”老掌柜的推了推老花眼镜，忙道：“老朽姓金，草字一贯！”

关山月笑了笑，道：“原来是金掌柜的……”

金掌柜的道：“关爷仙乡……？”

关山月道：“江南，我是在江南长大的！”

金掌柜的隔着老花眼镜深注一眼，道：“江南好，风光明媚，人杰地灵，怪不得老朽一眼就觉得关爷豪情奔放，英气逼人，而且……”

关山月含笑说道：“金掌柜的，这豪侠二字，我当不起，我是读书不成学剑，学剑又不成，最后只得做生意糊口，没出息！”

“好说！”金掌柜的摇头说道：“那是关爷您忒谦，老朽开这客栈多年，暮迎南北，朝送东西，这双老花眼，可说看人多了，老朽看得出，关爷必是

来自名家的武林豪侠！”

关山月淡淡笑道：“金掌柜的，人有失神，马有乱蹄，这回你走了眼！”

金掌柜的老于世故，没多说，笑了笑，道：“关爷这趟‘北京’是……”

关山月道：“江南生活尝够了，出来到处走走，顺便买点东西！”

金掌柜的迟疑了一下，干笑了两声，道：“关爷，最近内城里闹飞贼……”

关山月淡淡说道：“我听小二哥说过了！”

金掌柜的老眼溜上炕上那长长的包袱，道：“关爷，原谅老朽直言，在这时候，像关爷这么一位会武又带着不露眼兵刃的人，可有点……”

“我明白了！”关山月扬眉笑道：“金掌柜的怀疑我是那干不正经买卖的？”

金掌柜的老脸一红，干笑忙道：“关爷，您千万别误会，不是老朽，是……”

一顿，改口说道：“总之，关爷，您已惹人怀疑是实，老朽说句大胆的话，也拼着这条老命不要了，像您，关爷，不管您是不是武林中的朋友，在这时候您却该避避风头！”

关山月淡淡笑道：“谢谢你，金掌柜的，真金不怕火，我没有什么好躲的，便是当今皇上，他也得讲个理，再说，你看我像么？不过，话又说回来了，金掌柜的要怕我替宝号惹麻烦，我可以换家客栈，而且可以马上走！”

金掌柜的霍地站了起来，连连摇手地道：“关爷这是什么话？我金一贯虽然是个商人，可还明白点大义，别瞧这份儿不算小的产业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谁稀罕谁拿去，关爷，咱们是自己人，说穿了我是为自己人好，那班人咱们惹不起……”

这话，够豪迈，也显得胸襟洒脱！

关山月目射异采，笑了：“老掌柜的，算我失言，这趟出门儿碰见你金掌柜这么一个够朋友，我不虚此行，足堪安慰……”顿了顿，接道：“我明白了，是‘京华武馆’那位九哥对我动了疑，其实他那是想出口气，你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应付……”

一摆手，又接道：“金掌柜的，你请坐，咱们好好儿谈谈！”

金掌柜的愣在了那儿，没动，瞪着老花眼道：“关爷，您，您知道了？”

关山月一笑说道：“没什么，说穿了不值一文钱，‘京华武馆’的那位，这是那位小二哥告诉我的，至于他怀疑我，那是我自己猜的，因为我多一句嘴，颇令他难堪！”

金掌柜的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关爷，老朽看您……”

关山月又一摆手，道：“金掌柜的，有话坐下说！”

金掌柜这才应声又落了座，坐定，关山月抢先开了口：“金掌柜的，听说您就一个人儿？”

金掌柜的一怔点头，道：“不错，这八成儿又是那快嘴的东西……”

关山月笑道：“别怪他，掌柜的，这该没什么怕人知道的，对么？”

金掌柜的神情微震，忙点头说道：“是的，是的，关爷说的是，这有什么好怕人知道的？”

关山月目光深注，笑了笑，道：“金掌柜的，恕我直言，像你金掌柜的，年过半百至今还是单身光棍一个人，可并不多见！”

金掌柜的脸色微变，随即神情一黯摇了摇头，道：“那有什么办法，天生的绝后命，再说，人家姑娘不愿嫁我，我总不能动手去抢呀……”自嘲地一笑，接道：“关爷，您瞧，像老朽如今，无拘无束，不也挺好么？”

关山月微微一笑，改了话锋，道：“金掌柜的，我听说东屋里住了个病人……”

金掌柜的微微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关爷，这又是……”

关山月一摇头，道：“不，掌柜的，这是我自己听见的！”

金掌柜点头一叹道：“是不错，关爷，那是个可怜的要饭老伙子，大冷天里饥寒交迫，倒在路边上，被老朽看见……”

关山月道：“这我问过小二哥了，小二哥对我说的颇为详尽，掌柜的跟那位，一位可敬，一位可怜。”

金掌柜的道：“又是这快嘴东西，关爷，您过奖，那一位可怜是实，老朽这却不敢当可敬二字，现成的善事，也是为自己，这辈子没了指望，总要修修下辈子！”

关山月道：“掌柜的过谦，他害的是什么病？”

金掌柜的迟疑了一下，轻咳说道：“也没什么，上了年纪，受了点风寒……”

关山月笑道：“掌柜的这是欺我外行，掌柜的年轻时候悬壶济世行过医，一点风寒会看不好？再说，受风寒的人，会咯血么？”

金掌柜的一惊红了脸，半天始窘迫地道：“不敢再瞒关爷，他是受了颇重的内伤，血气瘀结……”

关山月道：“掌柜的，这有什么怕人知道的？”

金掌柜的窘迫地笑了笑，道：“关爷，老朽虽是个商人，但对江湖上的事儿，年轻时候还多少知道一些，这老伙子既是受了内伤，那定然是被人打伤的，打伤他的人，也必是他的仇敌，既如此，老朽怎敢让人轻易知道……”

关山月笑道：“可是，掌柜的，如今毕竟被我知道了。”

金掌柜的一震忙道：“老朽不信关爷会是……”

关山月笑道：“自然不是，要是的话，在小二哥告诉我之初我就闯进了东屋，何必候至如今，你说是么？”

金掌柜的神情一松，忙赔笑说道：“是的，是的，关爷所说极是！”

关山月目光一转，道：“金掌柜的，凭你那高超医术，既知病因所在，难道就治不好那老人家？”

金掌柜的面有愧色，赧然说道：“不怕关爷见笑，也许是老朽所学肤浅……”

关山月道：“金掌柜的，见笑事小，人命事大，他已被抬进客栈三天，但负伤已绝不止三天，别耽误了人，如果金掌柜的愿意，我想去看看他！”

金掌柜的忙道：“难道关爷也……”

关山月含笑点头，道：“我略通岐黄，虽不会比金掌柜的高明，但两个人看看，总比一个人看要好得多，也许……”

金掌柜的霍地站起，道：“那真是再好也没有了，老朽求都求不到，关爷，请！”说着，抬手向外一让！

关山月含笑站起，举步行了出去！

金掌柜的带路，走长廊直奔东屋！

到了东屋前，金掌柜的轻轻推开了屋门，窗户紧闭，密不透风，这东屋里好黑，好暗！站在门口，那一股子药味及血腥气便往鼻子里钻！

金掌柜的侧身让路，道：“关爷，请！”

关山月一点也不在意，举步行了进去！

甫跨进门，只听一个有气无力的苍老话声，由那黑暗一围的炕上响起：“是哪一位，金……”

是哪一位？这老伙计出言不俗！

金掌柜的随手掩上了门，忙道：“老人家，是我，金一贯……”

关山月扬起了眉，又皱了眉，道：“金掌柜的请点上灯！”

金掌柜的应了一声，忙掏出火石燃着了火折子，点着了桌上了一盏油灯，光线虽然嫌昏暗，可较适才好多了！

只见那炕上躺着个灰发蓬散如草，既黄又瘦，两眼涣散无神的老伙计，一个胡子老长，病态怕人！

别看他鹑衣百结，是个要饭的伙计，那铺盖却是全新的，新的是新的，可是如今已够脏了，被褥那上面一端，血渍斑斑，色呈紫黑，都干了。

老伙计一眼看见眼前多了个人，瞪着关山月道：“金……掌柜的，这，这位是……”

金掌柜的忙道：“老人家，这位是小号刚住进来的客人，听说老人家害着病，所以特地要我陪着他过来看看！”

老伙计“哦！”了一声，那骨瘦如柴，只剩了皮包骨的双手一撑，挣扎着扬起上半身，便要坐起！

关山月忙跨前一步，摇手说道：“老人家，别跟我客气，您也不宜动，请躺着，躺着！”

老伙计又躺了下去，那倒不是他没再客气，而是他没有力气坐起来，这一撑已累得他剧喘阵阵，好不痛楚！

他连喘带哼地又道：“那么，这位老弟台，请，请随便坐坐！”

关山月道：“谢谢老人家……”走前一步坐在了炕上，又道：“老人家，我略通岐黄，愿稍尽绵薄，请伸出手来让我替老人家看看，俾便对症下药……”

老伙计那胡子长乱的嘴角上，泛起了一丝笑意，只是，他望着关山月道：“老弟台，你也通医术？”

关山月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怎么，老人家不信么？”

老伙计吃力地摇了摇头，道：“不是老要饭的不信，而是老要饭的自胶知道，我这病已入膏肓，就是华陀重生，扁鹊再世也没有用了，如果你老弟台愿意帮老要饭的话，老要饭的只求老弟台一件事，那就是趁老要饭的还没有断气儿之前，把老要饭的弄出去，别让老要饭的一旦伸腿瞪了眼，脏了这块地儿，害得金掌柜的没客人上门……”

他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话，面对一个“死”字，竟然毫无惧色，也不再是那凄凉意味，看来，他是想通了！要不然，这老伙计便是生就一付铁铮硬骨头！

听完了话，关山月笑了，道：“老人家，金掌柜的不是一般商人，他既把老人家接了进来，尽了力，他未必怕您老人家脏了这块地儿，老人家，这差事我不干，您另请高明……”

老伙计笑了，笑得颇为爽朗、豪迈：“老弟台，你这个人很有意思！”

关山月道：“老人家，天下有意思的人很多，可巧您碰上了我，这该委诸一个缘字，既属有缘，我能不为您稍尽心力？老人家，您很豁达，但却不能豁达得连可留的命都不要了，死并不可怕，想通了迟早都能死，但是，老人家，死有轻重之分，像您这样的死，我不敢苟同，也要大胆批评一句，那

太不值得，我虽不是华陀扁鹊，无生死人肉白骨之能，但对您老人家这不能称之为病的病，倒还有几分把握，那么，何妨让我试试？”

老化子又笑了，道：“老弟台，你更有趣了，老化子还没请教……”

关山月接口说道：“老人家，那是您病好了以后的事，如今，请伸出手！”

老化子道：“好吧，就让你试试吧，只是老弟台，死马当做活马医，可别抱太大的希望，要不然你会……”

关山月道：“老人家，少说一句，伸手。”

老化子道：“老弟台，老要饭的遵命！”说着，自被窝里伸出了那只手！

关山月伸二指搭上老化子的腕脉，两指甫一搭上，他神情微微一惊，接着，脸色越来越凝重，两道眉峰越来越皱得越深，一时里，这东屋里好静！

金掌柜的一双老眼，隔着他那老花眼镜，瞪得大大地，直瞅着关山月，一眨不眨！他有点紧张，也生似想从关山月脸上看出些什么！

忽地，老要饭的自己先笑了：“怎么样？老弟台，是不是没有救了？”

关山月双眉一展，笑道：“老人家怎么说丧气话？以我看，不但有救，而且我担保不出三天让你老人家下炕走路……”

这么神？金掌柜的面有异色，也带着点狐疑，但他未说话！

老要饭的却“哦！”地一声开了口：“真的么？”

关山月笑道：“我不是靠这吃饭的走方郎中，不会吹擂骗银子，说句大胆的话，您老人家也未必榨得出油水，我更犯不着拿你老人家开玩笑，灵不灵三天内便知，不过……”顿了顿，笑接道：“我有几句话，希望您老人家据实答覆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弄不清楚病因，难以对症下药，那恐怕……”

老化子接口笑道：“蝼蚁尚且偷生，我老要饭的如今求生之欲大增，又想多活几年，多吃几碗残粥剩饭了，老弟台，你问吧。”

关山月笑了笑，道：“第一，你老人家有一身极为深厚的内功，由此可知您老人家是位武林高人，风尘异士……”

老要饭的道：“老弟台，何以见得老要饭的有一身极好的内功？”

关山月道：“这是伤，而非病，而且伤势很重，你老人家能支撑至今，足见有一身内功，而且极为深厚！”

老化子笑道：“看来老要饭的没能逃过你那一摸，老弟台，老要饭的承认是个武林人物，至于深厚的内功，我不得不谦虚一二，你说么？”

“病”到如今这个地步，他犹出言诙谐，引人发噱，要是生龙活虎般好好的，他不知该怎么说了！

关山月笑了笑，道：“那么，老人家怎么称呼？”

老化子瞪眼说道：“老弟台！你这是看病疗伤，还是办案盘问人？”

关山月道：“两者都是，老人家，我这看病有两不看！”

老化子“哦！”地一声笑道：“老弟台规矩不少，哪两者不看？”

关山月道：“官府里的人物，我不看，坏人，我也不看。”

“妙啊！”老叫化笑道：“六扇门里的能跟坏人扯在一起，老弟台，你放心，我老要饭的既不是六扇门里的，也不是坏人。”

关山月道：“那么，老人家怎么称呼？”

老化子一怔，道：“怎么，仍要问？”

“当然！”关山月点头笑道：“你老人家未说出名号，我怎知你老人家是好是坏？”

“有理！”老化子笑道：“只是，老弟台，我老要饭的要随便诌个假名

号……”

关山月笑道：“那我很放心，武林人物，尤其像老人家这类风尘异人，最重一个‘名’字，当不会胡诌乱改，再说，姓名赐自父母……”

金掌柜的一边张了嘴，刚要说话！

老化子已然摇头说道：“好厉害，我老要饭宁可不好名，却不敢背个不孝罪名，老弟台，我老要饭的叫查桐！”

关山月“哦！”地一声笑道：“那么老人家是风尘异人，而且有一身极深厚的内功，这话就越发地没有错了！”

老化子查桐道：“老弟台，怎见得？”

关山月笑道：“丐帮长老，‘铁面穷神’查长老，那还有错？”

查桐哈哈大笑，但刚笑两声，似乎牵动了伤处，眉锋猛皱，笑声倏住，呻吟一声，摇头说道：“老弟台，看来老要饭的碰上了高人，你老弟台……”

关山月有意拦他话头，转望金掌柜的，笑了笑，道：“看来金掌柜的认识查长老？”

金掌柜的一惊，忙道：“关爷，这，这怎么说？”

关山月道：“只因为掌柜的对老人家是‘丐帮’查长老一事，毫不诧异！”

金掌柜摇头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关爷，老朽一个商人，哪里知道什么‘丐帮’？”这解释也通，说得过去！

关山月未深究，一笑收回目光，道：“如今我对查长老是好人已深信不疑，我再请问，查长老是被什么人，用什么功夫所伤？”

查桐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是谁，我老要饭的惭愧得很，不知道，至于对方用的是什么功夫，老要饭的伤在背上，请老弟台自己看吧？”说着，他挣扎着翻了个身，面下背上地爬俯着！

关山月伸手撩开了他那件满是补钉的鹑衣，只一眼关山月立即变色皱眉，脱口呼道：“好歹毒霸道的掌力……”

查桐那背心上，赫然有一只色呈乌黑的掌痕，隐约于皮肉之内，且已较原印扩大了不少！

只听查桐说道：“老弟台，这是什么掌力？”

关山月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我一身武学浅薄，看不出这是什么掌力，不过，我知道这种掌力异常歹毒霸道，等闲之人中掌立毙，所幸查长老内功精纯深厚，将掌毒逼于一处未使迅速扩散，不过还好我碰见的早，要不然等查长老真力不继，掌毒一散，就是大罗金仙也要束手了……”

金掌柜的目闪异采，查桐脱口赞道：“老弟台，好眼力，不谈看病疗伤，单这一针见血的剖析便远非常人难及，看来我老要饭的有救了！”说着，他便要翻转过来！

关山月忙伸手一按，道：“查长老，别动，我这就为查长老疗治！”

话落，抬手，运指如飞，连点查桐背后六处大穴，然后收手，转注金掌柜的笑问道：“金掌柜的，可有现成的金针？”

金掌柜的如大梦初醒，惊叹说道：“关爷好高绝的认穴手法！”

关山月淡淡一笑，道：“是么？金掌柜的过奖，医者哪有不认穴道之理？”

金掌柜的道：“可是关爷那分寸捏得极准的指力，却是老朽生平……”

关山月含笑道：“金掌柜的，可有现成的金针？”他有意改变话题顾左右而言他！

金掌柜的也似乎一点即破，忙道：“有，有，那是老朽当年行医时所用，

老朽这就去拿，这就去拿。”说完了话，他步履匆匆地开门而去！

金掌柜的刚走，查桐开了口：“老弟台，金掌柜的老眼不花，老要饭的身受更清楚，老弟台这指力，至少也有几十年精纯造诣！”关山月笑道：“查长老，我今年还不到三十！”

查桐道：“那么你老弟台该是……”话锋忽转，接道：“老要饭的尚未请教，你老弟台……”

关山月道：“不敢当查长老请教二字。我叫关山月！”

查桐一怔，诧异喃喃说道：“关山月……？老弟台，对这三个字，老要饭的陌生……”

关山月道：“那不足为怪，我本不是武林中人！”

查桐还待再说，匆忙步履响动，金掌柜的匆匆推门走了进来，手里还捧了个长方形的檀木盒！

近前，双手递向关山月，道：“这都是老朽当年所用的旧东西，关爷看合不合用！”

关山月忙伸手接过，打开一看，盒子里是金针、玉刀等物，是应有尽有，齐全得很，当下点头笑道：“是再合适也没有了，金掌柜的这盒东西颇为名贵，足见金掌柜的当年是位有名的高人！”

金掌柜的赧笑说道：“说什么有名的高士，老朽听来只有汗颜惭愧，悬壶济世十多年，难及关爷那么一眼！”

关山月笑了笑，道：“金掌柜的忒谦……”

他没有多说，捻起几根金针，在灯火上烧了烧，道：“查长老忍着点儿，我要下手了！”

查桐笑道：“老弟台只管下手，便是刮老要饭的骨头，老要饭的也不会哼一声，何况几根针儿？”

关山月道：“那就好，记住，查长老，第三针落后，请提一口真气咳嗽一声，然后把气逼向‘将台’！”

话落手起，转眼三针扎入那适才所点六处大穴中的三穴，容得查桐重咳一声，后三针飞快扎下！

这六针，直看得那位金掌柜的瞪目愕然，惊骇舌咋！

扎毕，关山月笑道：“查长老，请睡一会儿！”

未见他出手制穴，却见查桐缓缓闭上老眼！

但，怪事倏生，就在这转眼工夫中，查桐背上那只色呈乌黑的掌痕，已然缩小成半个拳头大一块！关山月毫不怠慢，执起玉刀在那乌黑一块的中心上划了一个口子，那地方的肌肤，竟然像块豆腐，一划即破，刀起处，由那破口里，流出一股腥臭的乌血，足足流了大半碗，查桐背上那块肌肤恢复常色！

擦洗干净后，关山月自盒中拿出一些金创药敷了上去，一直到包扎完毕，抽出了那六根金针，他才吁了一口大气：“行了，查长老不碍事了……”

再看查桐，已然是昏昏入睡，而且睡得十分香甜！

金掌柜的至此像是心神返了舍，惊叹说道：“关爷，这……”

关山月摆手截口笑道：“别忙，金掌柜的，查长老还得服二帖药，请记住，然后麻烦金掌柜的写下来找人去药铺跑一趟……”

接着，他一口气说了十几味药材，最后说道：“金掌柜的，记全了吗？”

金掌柜的满脸感激激动神色，道：“老朽记全了，多谢关爷传授！”

关山月没多说，笑了笑，道：“那么，金掌柜的，这交给你了，我要回房歇息去了！”说着，他开门行了出去！

金掌柜的吹了灯，连忙跟了出去，道：“关爷，天不早了，您要不要吃点什么？”

关山月刚要答话，只听步履响动，那瘦小店伙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，白着一张脸，近前忙道：“金掌柜的，不，不好了……”

金掌柜的脸色微沉，道：“什么事慢慢的说！”

那瘦小店伙点了点头，忙道：“是，是‘九门提督’的差爷……”

关山月一笑说道，“我明白了，小二哥，‘九门提督府’来人了，而且是冲着我来，对么？”

那瘦小店伙一连将头点了好几点！敢情那年头儿百姓见不得官！

金掌柜的脸色一变，喝问道：“他们人呢？”

瘦小店伙往身后一指，刚要说话！一阵稳健轻捷的步履声由前院传了过来！

关山月双眉微轩，笑道：“金掌柜的，事不关你，你最好避一避！”

金掌柜的脸色变了变，略一迟疑，掉头要走！

无奈，已经迟了，那步履声已至后院门，只听一声沉喝传了过来：“你要上哪儿去？站住！”

金掌柜的一震停了步！

适时，后院门儿里，并肩跨进两个身穿长袍，发辫拖得长长的，腰里鼓鼓的中年汉子！

这两个，一般地白净脸，但一样地脸色阴沉，挂着狡猾阴诈的微笑，充分显示出他一肚子坏水！

一进后院，那两对目光首先扫上了关山月！

金掌柜的却急步迎了上去，赔笑拱手说道：“二位爷是……”

左面那名中年汉子一摆手，喝道：“没听你这伙计说么？‘九门提督府’来查店的！”

金掌柜的“哦！”地一声忙道：“原来就是二位爷，老朽有眼无珠……”

右边的那名，突然开口说道：“你老哥就是这儿掌柜的？”

金掌柜的半转身躯，忙道：“是，是，老朽就是金一贯……”

中年汉子抬手一指关山月，道：“金掌柜的，这个人他是……”

金掌柜的道：“回爷的话，这位是小号的客人！”

右边汉子含笑点了点头，转望关山月，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关山月淡淡说道：“姓关，叫关山月！”

右边汉子笑道：“好名字，你是什么地方人？”

关山月道：“我是江南人氏！”

右边汉子道：“江南？你这趟出门儿不近，来京里干什么的？”

关山月道：“不干什么，听说京里繁华，特来看看！”

右边汉子笑了笑，道：“这么说来，你是来玩儿的？”

关山月道：“可以这么说！”

左边汉子道：“玩完了么？”

关山月道：“还没有，想再多待两天，到八大胡同去逛逛！”

“对！”右边汉子笑道：“那是‘北京城’最好的去处，你是什么时候到的？”

关山月道：“不久，上午刚进‘永定门’！”

那右边汉子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很好，你住在哪间屋？”

关山月往背后一指，道：“就是这一间！”

那右边汉子道：“你都带什么东西？我两个想进去看看！”

金掌柜的一急，想要张口！

关山月却是毫不在意，道：“二位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只管请！”

那右边汉子阴笑说道：“如此，打扰了！”向着那左边的同伴一偏头，举步行了过去！

背着那两个，金掌柜的忙向关山月递眼色！

关山月淡然一笑摇了摇头，跟着那两个行进了屋！

进了屋，那右边汉子第一眼便落在关山月放在炕上，那长长的包袱上，回过头来笑了笑，道：“关朋友，那是什么？”

关山月淡淡说道：“没什么，一柄剑！”

那左边汉子脸色一变，想闪身过去！

那右边汉子忙递眼色拦住了他，目注关山月，笑道：“看不出关朋友还是个练家子！”

“好说。”关山月淡然说道：“两手庄稼把式，惹人笑话！”

那右边汉子笑道：“关朋友忒谦，关朋友在这快过年的时候，只身出远门……”

关山月笑道：“阁下，这没什么好奇怪的，什么时候想上哪儿，这随个人所好，大清皇律并没有规定这时候不许往这儿来！”

那右边汉子脸色微变，笑道：“说得是，说得是，这我干涉不了管不着，不过……”目光一转，接道：“你关朋友带着剑……”

关山月道：“防身的兵刃，大清皇律也没有规定不许人带剑！”

这位关山月会说话，两句话封住了那右边汉子的嘴！

那右边汉子突然冷哼一声道：“你可知道，每逢年节京畿特别……”

关山月扬眉说道：“听说了一点，怎么样？”

那右边汉子道：“怎么样？那飞贼也是使剑，而且个头儿跟你差不多！”

关山月笑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你阁下怀疑我是飞贼。”

那左边汉子猛然点头，道：“我说话不会拐弯儿，不错！”

关山月笑了笑，手一伸，道：“那敢情好，阁下，拿来？”

那左边汉子一怔说道：“你伸手向我要什么？”

关山月道：“捉贼拿赃，我要赃，要证据！”

那左边汉子脸色一变，冷笑说道：“没有，爷们的这双眼雪亮……”

关山月摇头说道：“我怕你阁下这双眼白长了，吃粮拿俸，你阁下逮不着飞贼却跑到这儿来胡闹栽赃。”

那左边汉子脸色大变，哇哇说道：“好哇，打爷们的官腔，老八，这小子贼横贼横的，分明不是好路数，先拿了他再说！”说着，不等右边汉子答话，探掌便向关山月抓去！

关山月微退一步，轻易而恰好地躲过那一抓，道：“阁下，我讲的是理，你可别逼我动粗！”

这一句火上浇油，六扇门中的这帮人，平日里作威作福惯了，哪听得了这个？哪受得了这个？

那左边汉子，凶相毕露地冷笑说道：“爷们倒要看看你是怎么个动粗不

讲理！”

欺进一步，又一掌飞探而出！

这回关山月没有躲，双眉微挑，道：“别欺我这庄稼把式，那不比你差！”

只抬腕一翻，五指已攥上左边汉子右腕脉！

那左边汉子大惊，一挣未挣脱，冷哼一声底下踹腿，用足了劲儿向关山月的下盘扫去！

砰然一声，关山月被他一腿扫个正着，但，吃苦头的不是关山月，而是他，关山月像座山，一动没动，他却大叫一声瘸着腿蹲了下去，没别的，这一腿像扫在了铁桩上！

关山月五指一松，笑道：“差爷，就凭这本领来拿飞贼？这么多年来不知糟蹋多少粮了，你还是坐在一旁养养那条腿吧！”

那左边汉子，蹲在那儿抱着腿直哼哼，就是站不起来，门外，金掌柜的唇边泛起了一丝笑意！

而，那右边汉子却笑不出来了，白着脸道：“好本领，真瞧不出，只是，关朋友，这祸事恐怕你惹大了，我担心你一时半时离不开‘北京城’了！”

关山月笑道：“是么？反正我还打算待两天，等我待腻了要走的时候，诸位不妨拦拦看，我看谁能拦得……”

“住”字未出，蹲在地上那左边汉子，大喝一声翻腕一柄明晃晃的解腕尖刀飞刺而出，猛扎关山月小腹！

这下既近又出人意料，金掌柜的大惊，刚要张口！

关山月目闪寒芒，笑道：“怎么？动家伙了？这敢情好！”身形微退，飞起一腿直取左边汉子持刀手腕！

只听“哎哟！”一声，那左边汉子右腕飞起，往后便倒，同时，那柄解腕尖刀也脱了手，擦过那右边汉子耳轮，“笃！”地一声杵在了壁上，仅留刀柄在外！

金掌柜的神情一松，又笑了！

那右边汉子却吓得一哆嗦，下意识地忙伸手摸摸耳朵！

关山月笑道：“不要紧，阁下，还在！”

那右边汉子脸一红，刹时变成了一片铁青，手往下一落，便要探腰，关山月双眉一扬，笑道：“怎么，难不成你阁下也要学学他？”

那右边汉子一惊，手上不免缓了一缓！

而就在他手上缓了一缓的当儿，院子里面响起了话声：“怎么回事儿，怎么回事儿，有话好说，有话……”

众人抬眼外望，只见一个身穿皮袍，卷着袖口，左手里还托着两个鹅卵般大小铁球的老者，急步奔了过来！

这老者好长相，瘦瘦高高的，长得像竹竿，瘦得几乎皮包了骨，残眉、鸡眼、鹰鼻，薄薄的嘴唇上，还留着两撇八字胡，一看便知此人极富心智，而且阴狠奸诈！

金掌柜的忙迎了上去，拱手赔笑，道：“原来是四爷，今儿个什么风……”

那瘦高老者一摆手，道：“金掌柜的，咱老哥儿俩待会再谈……”

说着，他进了屋门，向着那两个一拱手，道：“二位，娄四有礼了！”

左边的那位没答腔，那不为别的，只因为他腿痛腕子痛，像是断了似的，坐在那儿还直哼哼呢！

那右边的汉子却强笑拱起了手，道：“原来是娄四爷，不敢！”

那娄四放下了手，干咳了一声，道：“二位，容娄四说一句，这纯属误会，是馆里的赵九跟这位有点小小的不愉快，所以他搬来了两位，赵九回到了局子里对我一说，我当即就把他臭骂一顿，随后就赶来了，结果，咳，仍是迟到了一步……”

那右边汉子眉皱了皱，道：“原来如此……娄老，是真的么？”

娄四道：“我娄四有几个脑袋敢骗二位！”

那左边汉子道：“那么娄老没有来迟，只不过这姓关的敢大胆出手……”

娄四忙赔笑说道：“八哥，自己人好说话，祸怎么说该算由馆里的人身上起的，看我薄面，明儿个我请二位上酒楼喝两杯……”

有了这一句，那右边汉子的眉头展开了，那假装不能了的脸色，也跟之消失了，沉吟了一下，道：“娄老，大伙儿平日常见面，都是朋友，再说，屡次办案也却承馆里的朋友帮忙，吃喝那是小事，不过……”

顿了顿，接道：“以后还要麻烦娄老，馆里的朋友们关照一声，别再无事生非地乱往人头上扣帽子，免得……”

娄四忙道：“那当然，那当然，多谢八哥保全薄面，这事儿交在我身上，待会儿回去我就向我们馆主禀报一声，请放心，请放心！”

那阴沉汉子道：“那么，我俩走了，没事儿到我那儿坐坐去！”

说着，搀起那左边的同伴，一瘸一拐地出门而去！

金掌柜的满脸殷勤色，忙跟着送出去！

走了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转眼间云消雾散了！

按理，也按礼，关山月不应不谢谢人家，当下向着娄四一拱手，含笑说道：“多谢娄老！”

娄四忙还一礼，一派江湖作风地道：“什么话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门儿靠朋友，大家都是江湖上混的谁没个出门儿的时候，真要说起来，还得娄四向你老弟赔个不是，都是赵九那混帐东西……”

关山月笑道：“娄老，小事儿，再提显得我小气！”

娄四嘿嘿一笑，转了话条，道：“赵九那小子对我一说，我就知道你老弟非常人，如今一见，果然半点不差，我还没请教……”

关山月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如果娄老不急着走，我不敢留客，请坐下谈！”

娄四满口说道：“不急，不急……”说着，一屁股坐了下去！

坐下去后，那一双斗鸡小眼瞪着关山月直瞧！

关山月随之坐在右边，道：“娄老，我姓关，叫关山月！”

娄四“哦！”地一声，道：“原来是关老弟……”

说话间一双眸子直转，似是在脑海中搜寻记忆，结果，他失望了，他想不出江湖上什么时候出了个高手关山月！

是故，他紧接着问道：“关老弟是从……”

关山月道：“我由江南来……”

娄四一拍大腿，道：“江南，那地方好，当年我去过几趟，不瞒你老弟说，馆里所用的马匹，全是我在江南马市挑选的！”

关山月笑道：“那娄老必是相马的伯乐！”

娄四目光一转，嘿嘿笑道：“相马勉强凑合，江湖上混久了，吃的又是武馆这行饭，所以，我相人倒有几分把握！”

关山月淡淡一笑，没接话头，道：“听客栈伙计提起过，京华武馆分支遍及南七北六一十三省，总馆主麾下全是一等一的江湖豪客，武林英雄，此